

我们的节日·春节

编者按

年味渐浓,岁序更新。在这辞旧迎新之际,我们精心筹备了两期副刊“我们的节日·春节”,与您共赴一场新春之约。我们希望,这些文字能如冬日暖阳,温暖您的心房;似新春鼓点,振奋您的精神。愿您在诗词的字里行间,随笔的质朴叙述中,重拾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过年记忆,感受春节独有的魅力,共迎新岁,共启新程!

# 楚岁星火照春筵

□ 张卫平

都说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,这不,才过腊八,小年又接踵而至了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,一缕晨曦映照在祖屋那新贴的灶王像上。红纸金字,在霞光里洒开一团暖晕,极像未燃尽的火种。这,让人不禁想起东汉许慎那句“火正祝融为灶神”。人们供奉的灶上神明,其实是楚人的先祖,也就那位在周代掌燎天火的祝融。家家户户灶膛里跃动的,是从《礼记·月令》里一路烧过来且从未断绝的岁火。

楚人的新年,是从火祭开始的。这火,起初并不是燃在腊月,而是火热的盛夏。农历六月,“大火星”悬于南天最明澈处,此时新谷初熟,楚人便用整个夏季的丰饶,来祭祀火神兼祖神的祝融。这场景,该是怎样的热烈?或许,正如屈原在《远游》中所吟:“指炎神而直驰兮,吾将往乎南疑。”楚人,在祭祀中,向着象征火神祝融的星辰驰去,以鼓乐,以黍稷,以赤诚的信仰。后来,时序流转与岁月的蹉跎之中,燎原的星火,又悄然移驻到岁末的灶头,在历史的长河里,缩成一盏温存的光。

岁月蜿蜒中,祭祀的形式虽然变了又变,但那魂灵却在。这,便是人们对光明与温暖的原始渴望,是深信有一簇火能照彻幽冥、导引年岁的古老信心。

火的庄严,源于对黑暗的畏惧。《湖北民俗志》里描绘的那幅驱傩图景,总是在岁末浮现:“村人并去驱傩,戴胡头,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。”鼓声惶急,面具狰狞,乡人们在腊月的寒风中,与看不见的“疫鬼”周旋。楚地卑湿,楚先民由于季节交替时最易染恙,便将生理上的困厄,想象成鬼魅的侵扰。于是,整个腊月至正月,都成为一场漫长的禳解仪式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注庄子《佚文》记载,

荆楚春节“有挂鸡于户,总索于其上,插桃符于旁,百鬼畏之。”桃木的辛辣,苇索的纠缠,鸡首的威仪,连同后来门上秦琼、尉迟恭的怒目,皆是一道心灵的屏障。东汉学者应劭说,汉代风俗“追效于前事”。这里的“前事”,正是楚人用民俗构建的安全结界,将未知的凶岁,挡在家的温暖之外。

当鬼疫的阴影,被暂时驱散后,属于人的节日温情便弥漫开来。这温情,首先落在唇齿之间,落在一年中最盛大的春筵之上。年末岁首,饮椒柏酒,食五辛盘,是荆州史志文獻里明载的古风。那辛辣之气,楚人坚信可通神明,辟邪气。如今,荆楚人家的团年饭桌上,椒酒或已难寻,但那杯盏交错间的暖意,菜肴蒸腾上的香气,还是千年遗韵。莲藕汤的醇厚,蒸菜的丰腴,腊味的咸香,哪一样不是从岁月的深巷里飘来?端起酒杯,我仿佛以酒里看见,屈原从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中捧出“蕙肴蒸兮兰藉,奠桂酒兮椒浆”,以最芬芳洁净的饮食餍神。神性的人间流转,便是将那祭坛上的兰蕙桂椒,化作了寻常灶台上的葱姜蒜韭,将对先祖与神祇的虔敬,化作对团圆的无言恪守。

此时,春筵里吃的,岂只是饭菜,分明是一份被薪火延续了千年的、关于“家”的契约。这阖家围坐的春筵,正是楚人岁时序列里最温暖的核心。两三年前,楚人正是以饮食为仪,以团聚为祭,在辞旧迎新的关口,用味觉确认血缘的纽带,用共食完成一种无声的祝福。

这契约的履行,这场春筵的铺陈,离不开大地。楚人深知此理。中国最早的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里“初岁祭求”的记载,是春耕前对农具的庄严礼拜。周人将其擢升为,立春日的籍田大礼,祭天地四方,祈年阜民。楚人将这农事仪典,悄然融入自己的年节脉络里,让岁首的欢庆,始终贴着大地的脉搏起伏。最生动的回响,莫过于元宵灯火里,那绵延如河的舞龙队伍。金光灿灿的龙身,在人群的欢呼中起伏腾挪,原初的意象,或许正是那蜿蜒田畴、润泽嘉禾的春水,亦是《周易》中“见龙在田”,预示生机勃勃的天象。这舞蹈,是祭火神庆典的狂欢变奏,更是对五谷丰登最质朴、最炽热的祈求。那田间地头即将萌发的绿意,才是支撑所有春筵最深厚的席面。

祈年之余,亦有对命运的温柔探问。正月十五,古楚少女们“祈瓢姑姑”的旧俗,便是这样一场静谧的占卜。木瓢画作人面,系上红绳,少女们屏息凝视它的摆动,问年成,问姻缘。那答案,模糊如雾中花,却承载着最清晰的渴望。这仪式,后来稀落在元宵的灯谜海里,谜面包罗万象,谜底也不再被笃信为神谕。然而,当谁家孩童猜中一条谜语,眼中迸出惊喜的光芒,那瞬间的明亮,与千年前木瓢转动时,少女心中的悸动,又何其相似呢?都是对未知光阴,投去的一瞥勇敢的眺望。这,何尝不是另一种春筵?一场以希望为肴、以憧憬为酒的精神宴饮。

相似呢?都是对未知光阴,投去的一瞥勇敢的眺望。这,何尝不是另一种春筵?一场以希望为肴、以憧憬为酒的精神宴饮。

送走元宵的灯火,春节便行至尾声。南朝荆楚正月晦日“送穷”的习俗,恰似这连绵的庆典,画下一个余韵深长的句点。弃破衣,祭巷神,将“穷”恭送出门。这仪式,学者说是祭祀火神与饮食之神的复合。想来,真是楚人格格的绝妙隐喻。他们,既有仰望星空的超逸,也有经营日用的精勤;能以瑰丽神话包裹生命,也不避俗世柴米的艰辛。韩愈作《送穷文》,尚带文人谲语,而民间执草人送穷的歌谣,却苍凉如巨古的叹息,是与宿命之间一场庄重而顽强的谈判。送走“穷”,方能以洁净之心、丰足之盼,真正开启新的四季循环,预备新一轮天地人共赴的春筵。

岁火渐熄,年味终要散入寻常巷陌。然而,当我再次凝视那幅褪色的灶王像,看万家窗口透出团年饭的暖光,听席间隐约的欢笑与祝福,心中忽然一片澄明。楚人这从腊月延至元宵的漫长年节,哪里只是一系列风俗的铺陈?它分明是一席跨越时空的、无比丰盛的春筵。

这筵席的第一道,是“星火之筵”。大火星悬于苍穹,楚人举首共仰,以星辰为盏,以信仰为酒,在浩瀚宇宙间确认自己的时序。第二道,是“薪火之筵”。祝融的神性沉入每一处灶膛,火种在千家万户传递,光热不息,照亮的是三餐的恒常与尊严。第三道,是“驱疫之筵”。以鼓声、桃符、傩面为异质,在象征性的对抗与驱逐中,消化对自然与命运的敬畏,换来心境的安宁。第四道,才是我们最熟悉的“人间之筵”。亲人围坐,佳肴满案,在具体的食物与具体的温情中,兑现“家”的承诺。最终,所有具体的仪式与欢庆,又汇成一道“文明之筵”。屈原“长太息以掩涕兮”的忧思,《庄子》“百鬼畏之”的想象,《荆楚岁时记》里琐碎而温暖的记载,都成了这筵席上流转千年的滋味。

千百年来,每一次贴春联、每一次举杯、每一次看花灯,我们都不只只是在重复旧俗。其实,我们是在赴约,赴一场祖先与星辰订下的、年复一年的春筵。我们用我们的存在,为这筵席增添新的故事与温度。薪火照亮的,从来不只是过去,更是当下围坐的每一张脸庞,与通向未来的每一条路径。

窗外,灯火渐次阑珊,而春筵,永不散场。因为,祝融的星火,已经化为文明的光谱,在血脉与文化的传递中,重新解读,不断点燃。这便是,我所理解的“楚岁星火照春筵”。那自古老楚天升起、关乎时间、生存与团聚的永恒火焰,年复一年,照亮每一扇盼归的门扉,温暖着每一桌团圆的春筵,并在每一次举杯共饮中,完成对生活本身最深情的礼赞。

## 红联递暖

□ 曹宏安

春节前的超市总像被红绸裹住一般,货架旁、收银台后,处处堆着红彤彤的年货,进店免费赠对联年画的活动随处可见。我转了好几家超市,离开时每家都大方地送上一套。红底黑字的对联墨迹饱满,摸着红纸的温润质感,心里的幸福也跟着溢了出来。

三十上午,家家户户都开始贴对联,我家大门早几天就被刮擦得锃亮。我搬来小板凳,在门框两侧抹上熬好的浆糊。我挑了一幅“春临大地百花艳,福降人间万户欢”的对联,我把对联对齐、按压、抚平,动作一气呵成。接着又把一张“福娃抱鱼”的年画贴在大门中央,胖娃娃的笑脸映着阳光,瞬间让整扇门都鲜活起来。

正午,门外突然传来行李箱滚动的声响。开门一看,是对门的刘姐夫妇,脸上满是赶路的疲惫。“弟弟,新年好呀!”刘姐看见我,笑着打招呼,不住地埋怨道:“我俩赶工期到昨天半夜,今早乘一辆私家车回来,本想想到超市买幅对联年画,结果跑了好几家,要么卖光了,要么关门了,就只有这几幅,还缺少大门的对联,这过年的没有幅红对联,心里总觉得空空的……”

刘姐夫妇常年在外打工,每年都是踩着点儿返乡。去年我家水管爆裂,刘哥连夜帮忙联系维修师傅;逢年过节,他们也总不忘从外地捎些特产给我们。这份邻里情,早就在日常的点滴里酿成了温暖。“刘姐,我这多出两幅呢,您和大哥都拿去!”我连忙转身进屋,把茶几上的对联年画抱了出来。

下午,我帮着刘姐一起贴对联。刘姐拿着抹布,仔细擦去门框上的灰尘。刘哥踩着凳子,小心翼翼地将对联抚平、压实,一边很认真地说:“这对联可得贴正了,来年才能顺顺溜溜。”刘哥又在门中央贴上“松鹤延年”的年画,映着阳光,图案在门上顿时灵动起来,暖意不知不觉流入胸膛,心里顿时感到特别敞亮。

傍晚时分,家家户户都飘出了饭菜香,鞭炮声在远处响起。我站在窗前,看着对门的红灯笼与红对联在暮色中格外醒目,刘姐夫妇的笑声隐约传来。

我想起超市老板赠联的暖意,想起刘姐接过对联时的喜悦,想起大家一起贴年画时的欢笑。我突然明白:原来幸福从来都不是独享的盛宴,而是在传递中愈发醇厚的佳酿。超市的慷慨馈赠,是幸福的起点;邻里间的守望相助,让幸福有了传递的轨迹。这副小小的红对联、一张普通的新年画,不仅装点门窗,更拉近了人心。在这辞旧迎新的年三十,幸福顺着街道悄悄流淌,从一扇门传到另一扇门,从一颗心暖到另一颗心,让这个春节格外有温度,也让新一年的期许,满是温暖与光亮。

## 春联贴出年味浓

□ 小珂

春节前夕,家家户户开始置办年货了,我最先置办的是春联。

小时候,在农村老家,每年春节,村里每家每户都贴上了火红火红的春联,洋溢着节日的欢乐喜庆。那时,春联都是手写的。父亲写得一手毛笔字,每到年底,村里人都来找他写春联。我常给父亲打下手,自是懂些关于春联的“门道”。各家的门有多有少,所以春联也得先按数量码放好,再晾干墨迹,以免弄混。像表达“纳福迎祥”之类主题的春联,各家都能贴,也就没太多讲究。要是那种专门定制的对联,就得格外考究了。春联上的祝福语要根据各家的姓氏或特征仔细斟酌,需要依据一些诗词的典故,写出别具一格的春联。自幼听父亲讲春联中的奥妙,我也了解了不少春联中的文化典故,觉得写春联是件很有趣的事情。

家里贴春联时,我也给父亲当助手。每逢除夕日当天的早上,父亲会站上木凳,一边撕掉旧的春联,一边对我说:“把旧春联撕掉,贴上新春联,意味着破除不好的运,除旧布新。”父亲贴春联时很细心,通常是先按住春联,用糨糊虚贴。然后从凳子上走下来,倒退几步。发现春联不端正,就慢慢调整好,再用力压实。后来,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贴春联。父亲在一旁嘱咐我:“先轻贴!”接着教我小心校正春联的位置,直到看上去完全平正,才让我压实。他说做任何事情只有多试验、多思考、多总结,才会熟能生巧。自那以后,我渐渐养成了勤学善思的习惯。

贴完春联,吃过年夜饭,新年便拉开了序幕。第二天早上,当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响起,乡亲们就开始相互拜年了。拜年时,大家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各家门口贴的春联。“春风万里送财到,喜气盈门接福来。”这春联不错,新的一年发财有福了!“精耕细作丰收岁,勤俭持家有余年。”这春联也不错,咱老百姓想要过好日子,不就得靠勤劳节俭么!“国泰民安四季呈祥,风调雨顺万象更新。”这春联大气!国家好,民族好,大家都有奔头!春联把乡亲们一年来的祝福和心愿都表达了出来。

虽已阔别老家多年,到大城市落地生根,但每到春节前夕,我都会买来春联纸,写春联,贴春联,即使我的书法水平远不如父亲,也想保留这份传承。

过新年,贴春联,年的浓郁气息扑面而来。

## 永远的年味记忆

□ 黄支兵

纸笔,在岁末的夜色里,为他写下了那一年的最后一份祝福。

富人家的年关大抵相似,穷人家的年关,却各有各说不出的难。1984年,家里盖房欠下不少债,春节将近,哪还有钱过年?父亲见镇上办年货的人一天比一天多,一面心急如焚,一面却对困窘里瞧见一丝生机——他想到了卖春联。卖春联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七。四天下来,收入两百多元。正是靠这笔钱,我们家老小才算真正闻到了年味——若只有墨香,终究是画饼充饥。

腊月二十八到三十,父亲依旧忙着为黄家台、赵家岭的乡亲们义务写春联。钱再要紧,千年的街坊邻里,终究是情字当头。

除了送春联,父亲还常以宣纸剪出“福”“春”等字,送给朋友和街坊。2023年元月,沙市文联在文星楼举办迎春活动,父亲带着剪刀现场剪字,并带去许多窗花赠予市民。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市里的文事活动,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。

## 母亲的红包变奏曲

□ 张炎琴

标准的红包。年三十晚上吃完晚饭后,母亲、父亲就开始给我和弟弟发红包了。到了晚上,母亲就让我把崭新钞票的红包放在枕头下,轻声说:“压岁钱,压住邪祟,平安一年。”

小时候,我总是习惯把钱掏出来装到小钱包里,然后把空的红包纸放在枕头下面。母亲知道也不收走,她说红包也可以保平安。那些手工制作的红包纸有的像皱巴巴的,有的边角有磨损,但是每一年都陪着我过了元宵节。

后来,微信群成了过年最热闹的地方,微信红包也流行起来。除夕晚上,我给妈妈发了一个微信红包,封面上写着“压岁钱”。她也给我发了一个,上面四个字是“平安顺遂”。这时,我想起母亲把红包纸小心翼翼地收好的样子;刚用微信时,母亲给我发第一个红包的样子;每年除夕夜,母亲悄悄地塞进我枕头底下的一份沉甸甸的心意。

红包的形式一直在变化,从手工剪纸到印刷生肖图案,从手递手传到指尖。但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过:红包里除了钱之外,还承载着牵挂、祝福,以及即使相隔遥远也想要更近一些的心意。

当远处传来鞭炮声,天空绽放出烟花的时候,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:“妈,明年春节,我要教您用微信发红包了。”母亲高兴地说:“好,你早点买,我就研究。”我好像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低头仔细地摆弄着新的红包。她第一次使用微信红包时的表情应该是这样的,既困惑又认真地期待着。

不管怎样,新年红包依然是两代人之间的一条红线。一头是守候,另一头是归家。红包里的时间悄悄地溜走了,但是有些东西是不会散去的。



年关愈近,年味愈浓。我家的年味与别家不同——它藏在那一幅幅手写的春联里,也暖在那一个个大红的“福”字里。父亲在世时,能写一手周正的楷书,也会剪出各式的“福”字。那些年,我家的“年货”不是摆在桌上,而是铺在纸上——为全村人写春联、送“福”字,成了我们家过年独有的仪式。

那时的年货虽不比现在丰盛,可家家户户都讲究贴春联。一进腊月,父母除了备年货,父亲还要专门腾出时间写对联。尤其过了小年,家里就热闹起来,乡亲们挨个儿上门,笑呵呵地请父亲写春联。黄家台、赵家岭,两村五十多户人家,再加上邻队和远道而来的乡亲,父亲总要连写好几天,忙得直不起腰,却始终笑意盈盈。那几日,我家总是挤满了人,满屋红纸,满目吉祥,欢声笑语掺着墨香,这才是真正的年味。

有一年三十晚上,全家刚吃过团圆饭,一位刘家台的乡亲匆匆赶来求联。父亲依旧笑着接过

早上收到一个快递,盒子很轻,打开一看,发现里面有个红包,但是打开后里面是空的。正纳闷的时候,母亲打电话来说:“宝贝,今年你留在杭州过年,妈妈会给你发红包,不过怕快递弄丢。”你收到红包壳的话,妈妈现在就给你转账。原来如此,挂了母亲的电话之后,手机震动了一下,屏幕上的红包弹了出来,我很高兴地收下了红包,也给母亲发了一个红包。几秒钟后,母亲在聊天框里出现了一个憨态可掬的表情包,“发红包的人最美”。我忽然笑了起来。母亲一直这样,以自己的方式守住传统,又乐于接受新变化。

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最期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红包。过年前一天,母亲除了开始写年夜饭的菜单外,还给人家做红包。只见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大红纸,用尺子量出长度之后裁成十几个正方形的小块。她的手很巧,折一折就可以做成一个